



(报告文学)

导演客运“西北风”的人

刘纲 邹宝祝

张文斌，西安客运段段长，紫红的脸膛，身材魁伟，五十多岁，一双稍小的眼睛极富神采。打这老头儿出任段长，古城开进首都的35/36、279/280次列车在全国进京列车大评比中，连年获得第一名。《红高粱》、《老井》以粗犷豁达的风格构成了电影“西北风”，“黄河”、“海燕”、“如意”以优良的产品质量构成了彩电“西北风”，西安客运段也以一流的服务水平形成了一股浓烈的客运“西北风”。至此，读者们一定要问，这位段长是怎样带领三千多兵马导演客运“西北风”的？这头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哩！不妨听我们徐徐道来。

信誉

张文斌原是一位

轮椅上的卖报人

侯莲贞

春寒料峭，乍晴还雨，连着几天的雨，把一片泥滩铺在了厂门口的大路上。今天又是周末，下班了我该去邮局买张《广播电视报》。

走出厂门刚拐弯，只见临街一家的门口，放着一辆黑色的轮椅，一位身材矮小的小伙子，一个手拄着拐，一只手提着一大捆报纸，吃力地往外挪，我赶紧走上前一步，帮他提报纸上来，放在轮椅上。

这是一捆《广播电视报》。我看到他那不大的轮椅上已堆了好几种报纸，有《新民晚报》、《大众医药卫生报》、《采风》等，轮椅的上前方还用铁丝做了个架子，上面用夹子夹着这些报纸的样张。哦！原来他是个买报的。我产生了一种同情和敬佩的感情。

帮他放好报纸后，他连声说：“谢谢你，阿姨！”我想好事索性做到底，就帮他解开那捆报纸的绳子，并拿了一份夹在陈列架上。我指着《广播电视报》问：“卖吗？”他连声说：“卖，卖。”他拿了一张，一看有些脏，沾了泥水，就换了一张干净的给我。我感谢他的好意，仍然拿了那张沾了泥水的报纸，付了钱后就走了。

乘上回家的公共汽车，坐在座位上，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了那张报纸，关心着下周的节



“老政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少说也有二十年了，“突然改行，能适应吗？86年，他出任段长后，总觉得不踏实。然而，在管理上，他毕竟是敏捷的。上任当年，便发展和完善了干部聘任制，1987年，他审时度势，在全国铁路客运系统中首次推出了“超工资”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1988年“餐车承包制度”在全段推开。餐车实行“单组核算，亏

损自负、超利分成”的办法，列车餐车的面貌很快变了样子。你看，贵了，旅客不吃，态度不好了，人家宁愿饿肚子。几条线牵着你，使你不得不精心设计，陪着笑脸让人多买。餐车在购料时，想方设法买便宜的降低饭菜成本；盒饭由过去的一种配菜增加到三种以上，尽量适合旅客的口味，但价格仍是2元。卖饭时的态度自然是和蔼可亲，把乘客当亲人一样地敬。这样薄利多销，旅客得到了实惠，职工的收入也增加多了。

年初，一位记者慕名采访老张，他却说：“我没啥经验，于我们这一行，主要是来实的。”

“什么是实的？”

“信誉，就是如何使列车服务赢得旅客的信赖。”

87年的头一个季度，段检查组添乘回来汇报情况，讲有一个列车员在途中给旅客补票时，看错了票价，多收了人家一块多钱。

“能找到那位旅客吗？”

张段长急着问。

无巧不成书，那人在餐车吃饭时，忘了提包，认领时留下了地址，“是个个体户，块多钱人家不在乎。”

目。这张报纸确实很脏，第一版大半个版面均已沾了泥水，有的篇幅已看不清，但我却感到好象为那残疾小伙子做了点什么一样，心里很舒坦。我把报纸翻到二、三版，映入我眼帘的一张剧照是连续剧《海蒂》中海蒂伴随坐在轮椅上的克拉拉读书的镜头。这不禁使我想起了那个卖报的小伙子，他大概还不满十八岁，比我上初中的女儿大不了几岁吧！

黑太阳 (散文)

石墨

步入铸工房，第一个感觉就是黑，一种单调凝重的黑。当年粉白的水泥柱，水泥梁，水泥板，甚至那些透明的玻璃，已全部变成黑色。晴朗的日子，阳光艰难地逼进工房，逆光可以看见亮闪闪黑乎乎的粉尘在飞舞。黑的沙子，黑的型腔，黑的铸铁，黑的脸颊，黑的肤色……

有人说，离开铸工房三年，撒尿也是黑的。有人说，当烦恼不安的时候，最

“信誉还分国营、集体、个体吗？”老张严肃起来“马上到邮局去，如数退给人家！”……

“世界语”

一个工厂的工人无需对身边的机器或产品时常报以这样或那样的微笑，但是服务工作可就不一样了。车主人板着脸，旅客也会跟着发闷。老张懂得微笑是个基本功，他经常讲“练武不练功，到底一场空。”

有一回，他添乘“三八女子车班”，见乘务员干劲都不小，就是欠点笑容。他特别观察了小王，小王手勤、腿勤，从干活上讲，确实没啥说的，可就是表情严肃。他找她来“你会说世界语吗？”一时小王哑然，心里直发急，这老头儿要求这么高，英语还结结巴巴呢，还能说世界语？她道：“我才开始学英语。”

老张大笑起来“看，笑就是‘世界语’么？”“可不要小看它，它可以帮你沟通人的思想，联络人的感情，不管对外宾，还是国内旅客都可以使用。”一席话，小王也笑了。

站在旁边的潘车长暗自赞叹“好厉害的张领导！”

潘车长确是个有心人。一年多来，她带领车班全体乘务员大练基本功，日复一日，契而不舍。她自己首先成了

一个出名的微笑车长，同时还带出了一个“勤为主，笑在先”的微笑车班。

动真格的

无疑，老张够得上是一位“微笑”的典范，但也有板面孔的时候。他没研究过性格的作用，但他却知道一个人的性格在管理中的力量。一个军队，一个集体常常是由颇具性格的人带着跑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老张很喜欢这条古训。

会议室里，车队干部在汇报一周来的工作。说有一个列车员遇见一位上错车的乘客，不是让人家快点下车返回，而是把人家叫到乘务员室内“做工作”，

好到铸工房去，从那里出来就清醒多了。

瘦的同胞在默默地干着，每天的太阳都是从黑乎乎的汗水里打捞出来的。年复一年，鬓角不知怎么就白了，儿子不知怎么就高了。感叹人生，就不难理解那些老铸工对铸工房的那种泪水，那种恋情。那里面有他们全部的爱，全部的青春和生命。

我们诅咒过，憎恨过这个工种，但更多的是爱情。当一列满载机床的火车隆隆驶过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目光便湿了。

这种摇动心旌的一瞬，使我们有一种醉酒的感觉。这种璀璨的一瞬，使我们这些黑汉子不惜豁出身家、性命、前程……

下围棋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活动。举行围棋比赛，能够集中体现棋手的智慧、意志，甚至体力。中日围棋擂台赛，档次固然比一般棋赛高出一截，但其宗旨也不在于切磋棋艺，增进友谊，输也罢赢也好，不过一盘棋耳，极小的小事一桩，不必悲亦不必喜。输棋亡不了国，赢棋也兴不了国。中日围棋擂台赛，日本人连输三届，似乎人家也无所谓。并不妨碍他们的产品打向世界，在国际贸易战中节节推进，一胜再胜。

奥运会后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最多的一些国家，其经济实力往往并不很强。而经济实力最强的，反倒对金牌不那么重视，拿多拿少似乎无所谓。这也不难理解，当今世界，是比经济实力的时代，在经济竞争这个最大的竞技场上，真正的获胜者反倒不屑于那些块块体育运动的金牌了。

记得一家报纸登过，说是南朝鲜一些公司的工人，每天喊着口号进入车间的。他们在以一种拼命精神去振兴民族经济赶超世界水平。还听说日本人对此很有些担

忧，怀这种决胜的角斗士般的精神使他们自己相形见绌。

我们就偏偏缺少这种精神。围棋输了伤心，球赛输了骂娘，过后却照样过自己悠哉游哉的日子。当官的该官僚照官僚，当小民的该混依然混。所以有“十亿人民九亿混，还有一亿在发展。”幽默之余，就很令人伤心甚至失望。

也是报上登的，有日本经理教育职工说：你们要好好干活儿，不要像中国人那么懒。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穷、落后、低人一等！外报评论，在国际上，中国受人重视（因为它的大），但不受人尊敬（因为它太穷）。当今世界，谁经济发达，谁就扬眉吐气；谁经济落后，谁就窝囊受气。从这

个道理出发，振兴民族经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那才是每个中国人须要痛心疾首念念不忘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精神去战而胜之的一盘最大的棋啊！

围棋之外的话

丰光

电焊条

新光源

不起眼的身体
藏着铁的信念
我渴望接通电源
我的理想是补天——
如果蓝天是千疮百孔的钢板
那满天的星斗
便是我闪光的贡献

遥寄

尚晓蒲

把三年前那张脸

结果忘了给其他旅客服务。车队知道后叫他检讨，他反倒满有理。老张这下可不依了。只见他弹指似地蹦起来，“越拉越硬，这还了得？”

他就是这么个人，自己错了他可以当面给你道歉，你要错了，认识了就好，但若不认帐，他可要动真格的。老张当即拍板，按奖励规定，责令车队扣发当事人当月奖金和部分工资。

“送瘟神”的故事

一个拥有三千多名职工的大段，作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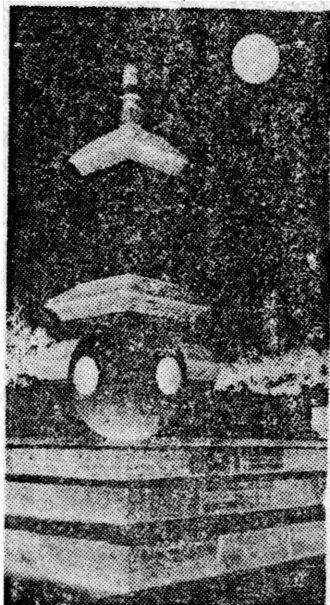
从记忆中取出
擦干净
是一层晶亮真诚的笑
在收藏的那轮圆月上
签个名
托人带给你
这无云的夜晚
想您 清光如初
望您 身姿不变
如果邂逅在雨晨
就让我给您一束阳光
和比阳光更明亮的语言
知道您 不会来
但却固执的期盼
直到 直到心
被磨成肉茧

名管理者，真有操不完的心，尽不够的责。老张几乎天天不能按时食宿。他终因劳累过度，有病住进医院。

段长有病，慰问、探望的职工自然不少。可也有平日跟他不大对付的，给他烧起纸来，名曰《送瘟神》。

然而偏偏事与愿违，老张没去西天，身上的“瘟”却被送走了。张段长不能给每个人送花，更不能按各自的喜好送鲜花。“烧纸算什么？又不是放火。”老张一笑置之。是啊，当段长的得有这么点肚量才行。

(摄影 张兴明)



青龙寺之夜

张惠全



春

朱永名